

烽火姻缘

李尔重 著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

烽火烟缘

李尔重 著

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烽火姻缘 / 李尔重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7.7

ISBN 978-7-80755-068-6

I. 烽… II. 李… III. 刘惠岳—生平事迹 IV. K82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99095 号

书 名: 烽火姻缘

作 者: 李尔重

责任编辑: 申 强

封面设计: 景 轩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 050061
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 0311-88643242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E-mail: hspul@163.com

印 刷: 石家庄金河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140 千字

印 张: 12.25

印 数: 1000

版 次: 2007 年 7 月第 1 版

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068-6

定 价: 16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前 言

这是一篇纪念老战友刘惠岳同志的文字。其中事迹都是刘惠岳斗争的实际，不是编造出来的。刘惠岳同志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许多功劳，一本小书不可能把事迹的全部包罗进来；摘取了若干事迹，可以表述他的革命精神。他已经去世多年了，其精神是永存的。把它写出来，与中央提倡爱国主义精神、长征精神是吻合的。

我与刘惠岳同志共同工作多年，有义务弘扬一下他的革命精神。

不是编造的故事

(一)

他的名字叫文执中。家世富甲一方，诗书继世，孩子取名总要有个讲究，便采用《尚书·尧典》的一句话：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的“执中”二字，取其为人处世要“执中和”、“守中道”，“毋意，毋我，毋必，毋固”之意。名字好听，人的言行并不一定受名字的拘束。文执中懂事之后，一举一动，常常惹家长不满：读书，不尊重师长，读书不看字，顺口溜，把“赵钱孙李”念成“照钱随礼”，把“蒋沈韩杨”念成“大婶喊羊”；好打架，也好骂人，出去玩耍，家人总担心他惹祸。

出去了大半天，礼服呢长袍，黑缎面马褂，弄了个浑身泥土，回到家第一句话：“妈，我饿了！”

“又到哪里野去了，日头都挂到塔尖上了。不饿大概还不会回来。”

“我到县衙门去了。”



“衙门教你进去？一个浪荡公子。”

“妈！你不知道，我早已成了大家叫惯了的小文三爷。衙门谁敢拦我？”

“衙门里有你什么事？去搅和什么？”

“还不是去会会朋友，给他们送几个零花钱。”

“又给牢里的土匪送钱了。”

“你老不是常说‘与人方便，自己方便’吗！人在难处，拉一把，不也是积德行善吗？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别的没学会，学了个卖瓦盆掌柜，张嘴就是一套。吃饭去吧。”

富家的饭，虽赶不上王侯家的钟鸣鼎食，却也是荤素俱全，肥汤美食。文执中按着自己的习惯吃法：三扒拉（饭菜），两咕咚（喝汤），三下五除二，把饭吃完了。妈妈看着他嘴边还沾着米粒，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你忙的是什？吃饭也坐不稳屁股？早晚我要找个厉害媳妇管管你！”

“三少爷，有人找你。”老仆人喊。

“妈！我去呀！”

“干什么，是不是又去说票？”

这位三少爷人不大，管事多，和土匪有来往，却从来彼此不通姓名。“小三少爷”在土匪里也成了尽人皆知的“及时雨”，有的大户人家被土匪绑了票，都愿意找他当说客：第一，他不会捂着两头，从中骗钱。第二，这种说客，不怕官府说他通匪，办事踏实。

他喜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。“二七”大罢工，军阀对铁路工人大开杀戒，林祥谦、施洋等烈士牺牲了，还另外牺牲了很多

人。有的人家被弄得妻离子散，走投无路。三少爷长大了听说这些事，很是不平：“这些军阀都该下油锅”。有一天，他闲走在大街上，看见一位三十多岁的壮汉，跪在道旁，身前铺着一张乞讨招贴，上写着：

“不孝男张智罪孽深重，祸延显妣，天降灾疫，驾鹤返瑶池，孽子贫困，无钱买棺，敬请善士君子，施恩相助，愿为犬马，舍身报还。不孝男张智跪拜。”

这个招贴可能是文人动笔，文执中一下子没弄明白“显妣”是什么，问了旁边的人，才知道是：妈死了，买不起棺材，想求个棺材钱。

“你这人也怪，妈死了，还转文。向过路善人们喊一声：我妈死了，请赏个棺材钱，不就完了。还玩什么‘驾返瑶池’，还不是要个钱。”

文执中把张智批评了一顿，张智心想你这个人也怪，不发善心，先来损人，不由得心头火起，就要发作；没想到文执中间了一句：

“买口棺材要多少钱？”

“少则三块。”

“给！”

文执中扔出了三块大洋。张智满心跳着一个“怪”字。不过，这个“怪”是天大的“好”字。他忙向文执中磕了个响头。

“恩人！请记住，我叫张智，从前是铁路工人，二七大罢工被开除了。恩人，请记住张智，张智，今生不报，来生必报。”

文执中已经晃晃悠悠，若无其事地走开了。

文家是德州的大地主，地多，商铺也多，北京的“八大祥”里有其两家，零散铺面还有好几家，自然是财大气粗权势重。跟



驻在华北的二十九军宋哲元，东北军的张学良，都有揖让往来的关系。文执中在家里读的是“家馆”，本没有什么中等学校毕业文凭，就凭这些社会关系，入了北平的私立高中。文执中的同乡同学刘喜盛开玩笑说：

“海水周流处处通，财源茂盛处处通，文执中的车票处处通。看来，哪个大学都得收你！”

“你以为这是新鲜事吗？”

“当然新鲜，我想搭你车还搭不上呢。”

“张宗昌的九姨太在女子文理学院，北京公安局长的三姨太在华北大学，她们都可以镀银，我为什么不可以镀金？你怎么不懂，不但钱能通神，权也能通神？”

文执中上高中时，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华北的1935年。以汉奸殷汝耕为首，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之下，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，从中国版图上挖走了冀东二十二县，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，举行了“一二·九”和“一二·一六”普及全国的抗日运动。

文执中在游行的队伍中最为活跃，喊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口号，把嗓子都喊哑了。队伍走到西长安街南池子南口时，遭到警察和消防队的拦截，警察挥动大刀，向群众乱砍；消防队开动高压水枪向群众乱射。

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！”

“中国人团结起来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

有个人喊得也厉害，他故意迎着水枪对着警察消防队员们喊，把打湿的棉袍大襟捂着脑袋向前冲。消防队员以为他要夺水枪，举起消防用的大斧向此人的肩头砍下。这一斧要是砍中了，

那人的肩胛必将粉碎，造成终身残废。文执中手疾眼快，大喊一声，飞步向前：

“钱卫！躲开！”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文执中右手抓住消防队员拿着斧子的手腕，左手在消防队员的肘下，用力向上一托，消防队员“哎哟”一声，右手一松，斧子便落到文执中的手里。

“钱卫！跟上队伍。”

文执中拉着同学钱卫继续前进。

消防队员丢了斧子等于丢了饭碗，跟在文执中的后头，苦苦哀求：

“先生！您大人不见小人怪！我们也是奉命行事，有心抗日救国，没法抗拒命令。您高抬贵手，把斧子给我吧。”

文执中把斧子举得高高的，在空中晃来晃去：“我不要你这个玩意，跟我走，到了地方，我给你。”消防队员不知道要到什么地方，只好跟着他走。

游行队伍到了西四牌楼，遇到大批军警组成的人墙，警察持刀，军人持枪，不许冲出阜城门与城外游行队伍会合。群众喊起了“中国人不打中国人”、“中国人团结起来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。口号的海洋、抗日歌声的海洋，把对立着的中国人墙融在一起了。

扩音喇叭，清脆的女子声音，在海洋中竖起了南天一柱峰。

“二十九军的将士们，你们在古北口抗战中，发挥了中国人不畏强暴，勇于卫国的豪迈精神，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敬仰。我们希望你们发扬光荣、共同抗日，把枪口对准日本鬼子和卖国的汉奸，不要拦阻抗日行动。请你们答话。”

沉闷了一刻，对方一个军官用扩音喇叭作了答话。



“各位！我们曾抛头颅洒热血杀过敌人，我们是抗日的。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，令行禁止。上级命令不许游行，自有上级的苦衷，请大家原谅！”

“哎！哎！我说老总！”文执中抢到队伍的最前列，贴近军警队伍：“我说各位老总，你们去打日本，老百姓送粮送水，给你们送光荣匾，谁不赞扬。你们今天破坏抗日，心里亏不亏？支持抗日游行，才是好样的。在大义面前，你们为什么缩水，是男子汉大丈夫吗？”

这时，消防队的头目，打开了几十条高压水枪，把人们浇得东倒西歪，七零八落。文执中和钱卫跑进一个小胡同，坐在一家门洞里。

“咳！真没办法。”文执中叹了一口气。

“有办法！总有一天，中国人要把日本鬼子赶出去。”丢了斧子的消防队员一直在跟着文执中，文执中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也会说明白话？你怎么知道中国人一定能把日本鬼子赶走？”

“这抗日的人山人海，说明了中国的一句俗语：众志成城，连小孩都唱！小日本，喝凉水，扳倒缸，砸断了腿！”

“好！想不到你肚里有这么多中国货！好了，把斧子还你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消防队员鞠了一躬，走了。文执中、钱卫目送了这个老实人。

在钱卫眼里，认为文执中成了游行队伍里的一位英雄；他不但有爱国的情，敢于斗争，而且有异于常人的体魄。一般学生手无缚鸡之力，他竟然一招降伏了消防队员。简直不可想像。

“今天，请你到东来顺吃饺子，酬谢你解救之恩！”钱卫拉着文执中向东安市场走。

“算了吧！要想解馋就说话，你请我，还不是要我请你。你的兜里装的是什么什么主义，我兜里才是袁大头和孙中山。走，我请你坐雅座。”

“东来顺”是北京有名的饭铺，坐落在东安市场的北部。“涮羊肉”是这家的驰名佳肴。这个菜本来很平常：鸡汤火锅里把羊肉煮一下，然后蘸作料吃。但这个老板，生财有道，多用心思：为了保证羊肉的肥美质量，他跟内蒙古农家订下买卖合同。每年秋后，是吃羊肉的旺季，“东来顺”老板就派人到内蒙古验收活羊，凡是不合格的，一只也不要。肥羊要从内蒙古赶到北京，这一路上必须管好羊的饲料、饮水、休息，安全到达北京不减重。肥羊杀了之后，要冷冻成为冻肉块，交给请来的专门切肉把势，肥肉、瘦肉、五花肉要分类切好，重要的是肉片的厚薄要合格，不许超厚，也不许超薄。这些操作只保证了羊肉的质量，还没有保证羊肉的香醇与味浓。汤，要鸡汤；味，要多种作料组成：麻油，料酒，红豆腐乳，蒜泥，韭菜花，糖蒜，胡椒粉，花椒油，香菜，辣椒等，由客人按自己所好，各取所需。涮羊肉的味道便十足了。“东来顺”还有一种绝活：爆肚。把羊肚洗干净，切成丝，在锅里少量白开水里一滚，拿出来蘸作料吃，又脆又香，这个做法，已经绝灭了。

两个人要了半斤老酒，吃涮羊肉，喝热酒，浑身上下的毛孔都冒了汗水。文执中解开了棉袍，伸胳膊蹬腿，口喊着“真痛快，好像减了五斤重”。钱卫看着他挥动着武术的架势，又听到他的骨节作响，问道：

“你好像真的练过武术。”



“你不知道，我们这种腐败大家教子的方法：立家馆请老师教五经四书，树立三纲五常思想，防止犯上作乱。另请武术老师教武术，以为防身自卫。武术的套路练过不少，不过我这个人像是朽木不可雕，文不成，武不就。要我自己说，我是个枣木疙瘩，雕不动。一个好好的人，为什么跟着孔子学走方步？”

“你的武术还是有成就的，就凭夺斧子一招，可以看得出来。”

“站桩，练过；六合拳，学过；太极拳，摆弄过。有些招数，无意中沾了点。消防队员笨，侥幸被我拿下马来。”文执中制止了钱卫插话，异乎寻常地悲从中来，“不过，我也不能一辈子游戏人间，身如飞絮，任风摆布。说爱国，我也爱，可怎么爱，我还是一盆糨糊。这老酒灌足了，能解清什么？”

钱卫看着文执中的似醉非醉、不醉又醉的神态，含笑不语。

“老兄，我知道你兜里的玩意多，卖给我点，可以不？”文执中问。

“我不是商人，无所卖，无所布施。”

“那你是独善其身。”

“咱们可以借用释家的话：身外无佛，佛在心中。”

“老钱！有学问，请你到我的家馆就位。”

“吃饱了，喝足了。国难当头，不是开玩笑的时候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吧！”

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长城，强占了冀东二十二县，便着手谋划占领华北五省。它要把蒋介石直系力量赶走。蒋介石在北方已经没有多少武装，只有一个宪兵三团还在北京。

宪兵三团是1933年派到北京的，它的反共毒招的确很多。

它在各大学、中学都派了特务，混在学生教授中间；在各机关组织蓝衣社，搜集社员，也担当特务工作；市党部又设了一个特务队。宪兵三团的爪牙伸到各个角落，把北京地下党组织破坏得七零八落，极大地破坏了革命力量。实际上对日本帝国主义是一大助力。日本帝国主义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事情，以为一切蒋家直系力量都对它不利，便压迫蒋介石把宪兵三团撤出北京。

北京的群众恨宪兵三团恨得牙根发麻；在它将要乘火车撤走时，党组织了一次驱逐运动。群众高呼“打倒卖国贼、人民公敌”口号，气震山河地赶走了宪兵三团。群众怒气未消，回师到了国民党市党部，扯下了它的青天白日狗牙旗，砸碎了市党部的招牌，驱散了市党部的特务队。

文执中在队伍中兴高采烈、紧傍着手持长竿的周定国。这个学生为了驱逐宪兵三团，特意买了一根丈八长的竹竿，以便敲打宪兵。宪兵上了火车，他没有打着。怒火便烧到了国民党市党部。挂得高高的青天白日狗牙旗，群众够不到，周定国用长竿一下子挑了下来，大家用火烧了。把市党部砸烂之后，群众正要散开，一辆黑色轿车蹿过来。文执中认识这个车是伪北宁路局长汉奸陈觉生坐的，大喊一声：“砸汉奸的车！”群众一拥而上，但赶不上汽车跑得快，陈觉生跑了。

周定国的长竿往地上猛敲，“便宜了他！”恨恨不绝。文执中在一旁破口大骂陈觉生无良。

陈觉生是一位“中日合作”的混血儿，小时候在日本小学念书，长大了到中国学校读书，时常到中山园作健身操，与爱好这一道的文执中时常碰面。文执中从旁了解了他的根系：他家与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有亲密的关系，借了这股势力，弄了个伪北宁路局长。文执中对这种败类，恨不得一脚把他踩死，可



是他跑了。正在文执中指天画地骂他时，一阵猛烈的哨声，惊醒了大家。

“警察来抓人了！”群众喊了一声。

文执中拉着周定国跑，周定国拖着长竹竿舍不得丢掉。

“到啥时候了！还不丢下！”

周定国把竹竿丢了，警察也扑上来了。其间不容发，文执中猛拉周定国跳上了暂停的有轨电车，电车开了，把警察甩在了后边。周定国摸兜要掏钱买票，才知道兜里没有一文钱。文执中也没带钱。

“要把咱俩赶下车的，怎么办？”

文执中看了一下检票员正在忙着验别人的票，没有看到他二人抢着上车。他把周定国往身旁一按，命令道：

“低头，坐好，不许出声。”

检票员过来了，对文执中说：“先生，票。”

文执中纹丝不动，把眼睛向周定国瞟了一下，眼光又对着检票员横了一下，把握着周定国的右手动了动。检票员就走了。

周定国不知道文执中玩了什么把戏，哄走了检票员。下车后，急不可待地问：

“你是怎么搞的？”

文执中把灰布长衫一抖，把灰布大袖子一摆，伸手又抓住了周定国的一只手，用灰布大袖子盖住，说道：

“咱俩的手用铐子铐在一起了，知道不？”

“没有哇！”

“这样一盖，谁能说咱们没有铐在一起？你能看得清？”

“铐在一起了。该怎么着？”

“我就是抓犯人的便衣队，你就是被我抓住的犯人。带着犯

人的便衣队，乘车还要票？”

原来北京公安局有一支侦缉队，队员穿便衣，实际都穿的是灰布长袍；有时抓着犯人，便用手铐子把犯人与队员的手铐在一起，带着犯人，犯人跑不了。人们常常看到这个做法，文执中便露了这一手。

两人边说边笑，背上有人拍了一巴掌。

“在大街上，广谈机密，不怕惹祸上身？”

“大哥！是你呀？”

周定国认出了钱卫，文执中也笑了。

“老钱，你在干什么？”

“我在找你还账。执中，到我住处坐一下，我请你吃糖葫芦。”

“我呢？”周定国问。

“少不了你的，等下一次。”

文执中对钱卫说：“想找点解渴的东西看看。”钱卫估计到他想找点什么填补思想上的空白。文执中为人正义，心里公道，经常参加爱国行动，喜欢讨论抗日问题，很不满蒋介石的步步退让的不抵抗主义。这些是钱卫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的。不过，文执中豁达达达、大而化之的脾气，在钱卫眼里是个缺点，怕他容易误事。另外，钱卫也知道文执中是个阔家少爷，结识甚广，良莠混杂，摸不准他的准星定在那里。

钱卫住的是一间小屋，立上一张床，便没有多少空间了。弄了一张小小方桌，配上一个木凳，挤在床头，屋里就满了。钱卫坐在床上，文执中坐在木凳上。

“喝水不？我请房东拿开水来。”

“算了！算了！别张罗了，唠嗑吧！”



“我有点奇怪……”钱卫说了半句停下来。

“奇怪什么？我怪？”

“不是！我奇怪，你怎么认识陈觉生的汽车？”

“你说那个呀，说来话长，说来话巧。”

天津有个北宁公园，位于天津北郊，北宁路局的头儿们常在那里聚会。文执中在天津有亲戚，有时带他到北宁公园。那年头，坐汽车的人少，坐汽车到北宁公园的，只有陈觉生一个。他的车一来，逛公园的人都指指点点，也免不了骂上几句。文执中也就记住了这部流线型的灰色福特汽车。

还不止此。文执中有一次站在陈觉生汽车旁边，看着他上车下车，留下的印象特深。

有一年的腊月，文执中刚要踏进天津中原百货公司，门前来了陈觉生的汽车。他的保镖先下车，把人们赶在两旁，陈觉生头戴貂皮瓦盆帽，身披海龙皮领狐皮大衣，领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姨太太，趾高气扬地走进了百货公司。文执中肚子里骂汉奸，眼里直看着那位姨太太：头上插满了耀眼的珠翠，身上穿了绿地红花的薄绫旗袍，只有带着翡翠镯的两双手拢一个海勃绒的护筒里，由陈觉生扶着扭捏行进。

“这个动物不怕冷？”

文执中非常奇怪：这姨太太穿得那样薄，走在寒冷的空气中，一步一扭地卖弄风流，吸住了全部观众的眼睛。那个姨太太并没有买东西，在珠宝玻璃柜前瞟了两眼，一扭腰就出了百货公司。门上有保镖捧来一件灰鼠翻毛皮大衣，一下子把她裹了起来，钻进了汽车。

“啊！她知道冷！”

文执中给钱卫详细地讲了这段故事，做了结语：

“从那一次，我记清了汽车，也记清了陈觉生的鬼相。那位女妖精，以后没见过，有朝一日看见她，七十二变我也认得清。”

“好眼力，好记性，怪不得叫个文执中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啊。”

“你不要当面骂我。书，读过几本。好读书，不求甚解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眼看着老大成人了，自己有时也着急。”

“急什么？娶妻成家？登仕扬名！”

“多少家愿意把小姐嫁给大少爷，几张支票弄个一官半职也容易。这，你知道，别看我悠悠荡荡，有时心里也有清醒时候：人，不是吃饱等死的动物，不是甘当秦桧子孙的动物，更不是趋炎附势不顾廉耻的动物……可是，该如何……”

“看来，你读了书，想得也多。读过《鸭绿江上》？”

“读过，一股热情，空空如也。”

“读过鲁迅著作？”

“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刺旧，针针见血，痛快淋漓；趋前，只有呐喊彷徨。说实在的，我也站在十字路口。所以，我想找点解渴的东西看看。”

“你以为什么才解渴？”

“路在何方。”

“孔孟之路，老庄之路，佛家之路？……”

“连三民主义，我都失望了。”

“共产主义如何？”

“听说过：一边是蒋介石国民党把它骂成了臭狗屎，一边是空穴来风，把它捧得花好月圆，朱毛红军也在云里雾里……”

